

达夫弄1号

二花(节选)

□ 李杭育

她听到一个声音说,你从来没有把自己捞起来过。

那时她正在源口溪边洗衣裳。回头去看,父亲坐在高高的溪岸上打着盹。八九个宽大的台阶,从她家门外的小街一直下到溪水里。你从来没有把自己捞起来过。

她捞起一条红裙子,回头问父亲,这个算不算?父亲还在打盹,没吭声。有点微风,树荫在他脸上晃来晃去。

她把红裙子又放回溪水里漂洗。

一换手,没抓住,红裙漂离了溪边,她怎么也够不着了。

水流不急,缓缓的,红裙慢慢地漂远,慢慢地漂走……

昨晚酒多了,二花睡到中午才起来。

卧室不大,还挤满了物件。下了床,她穿戴上内裤和文胸,绕开和床平行摆放的双人沙发走到简易衣柜前,拉开拉链,从里面挑出一件胸口印着英文字Thank myself的茄紫色T恤从头往下套上身。正像小姐妹们说的,她皮肤白,穿什么颜色都合适。

谢谢自己,算不算把自己捞起来了?

喝多是为文斌。她央求白永林宽限一周,顶多十天,她想办法筹钱替文斌还债,这期间希望白总不要对文斌施压,无论他在商丘讨债讨得成讨不成都让他早点回来。白永林说,他只相信和他喝酒够诚心、不留一手的人。

她说那就喝吧,舍命陪君子了!

他打电话让他的司机去他家拿两瓶“麦卡伦”十八年的威士忌来。

酒很快拿来了,两瓶,白永林、夏一清和她三个人喝。白永林也请海英和尤尤来一点,他俩说喝不惯,婉谢了。

夏一清对海英翘起他的右手无名指,认真问:“你晓得不,为啥我这个手指的指甲总是比别的手指甲长得快?”

海英见白永林在笑,以为是夏一清在戏弄她,正想着怎么对付,白永林说:“这个问题老夏简直是逢人便问,我听到过不下二十遍了。”

三人喝着酒,偶尔还有海英拿啤酒加入,你来我往说了许多江湖上要讲诚信也要讲仁义讲友情为重却也必须亲兄弟明算账等等的听上去相互矛盾却都有道理的话。最终,在夏一清的一半像是替文斌说情,帮二花侃价一半又像是在埋怨白总太过大方的掺和下,白永林表示,既然同学一场,打个大折,她只替文斌还债九万算了。

抹去了五万,不是小数目了。也或许是酒精的缘故,她昨晚回家的一路,竟然还蛮高兴的,还觉得白永林这个人可以交朋友。

冰箱里有两天前没吃完的七八个煎饺,她拿到微波炉里转了两分钟,就当午饭吃了。

烧饭和吃饭同在这一间。一张小方桌,一边紧挨冰箱一边靠墙,所以只能坐两个人。这个家里也只有她和文斌两个人,各自都有固定的座位。她是侧面朝卫生间坐。卫生间里没地方,盛放换洗衣物的塑料筐只得放在门外。一个礼拜了,换下来的衣服还在那只筐里堆着,因为洗衣机坏了。文斌答应请朋友帮忙来修,免费的,却说过算数,一直没兑现。天气热,塑料筐里的脏衣服已经发出了汗臭味。

九万块,她盘算一下,差不多是她租的这套房子的五年的房租。她和海英开酒吧,扣除掉房租、水电、酒水的进价等等,月利润也只有万把块。而今她花钱,只要是一次性付出超过两百块,她就会心神不宁。超过五百块,心惊肉跳了。

自从三年前疫情爆发,一不小心就封小区,家

装生意没得做了,文斌就一直闲着。小事小钱看不上眼,大事大钱又没人请他做。或者像跑去河南讨债这样的大事,明明又是做不成的。这年头借债难,就因为讨债更难。到头来文斌欠下的赌债只能是靠她还了,不然他就得外出躲债,逃离债主远远的。富阳地方小,熟人太容易碰上了。在她的记忆里,那个白永林,念高中时好像蛮腼腆的,应该不至于为九万块钱非要找到文斌把他怎么样吧?文斌的小命应该问题不大,只是他不能在富阳混了。很可能他讨不回来钱就索性把自己抵给了河南。可是那样一来,她没有男人了,日子还怎么过?漫漫长夜无人相伴……

二花赶紧打住,不愿往这方面去想。昨晚海英说你这个文斌就是个渣得不行的渣男!她没有反驳,心想渣男归渣男,好歹也能给她一点快乐。

她承诺白永林一周最多十天替文斌还债。可是钱呢? 钱在哪里? 只能是把酒吧卖掉,跟海英把钱分了。

对此海英也愿意。生意不好,一个服务员也请不起,老板赚工钱,搭上了她俩这么多精力,一晚又一晚地耗在那里,销蚀掉脸上仅存的那点光鲜。两个月前她俩就打算开价二十万卖掉“兔吧”,跟一个可能为她俩做中介的朋友说了。朋友白眼一翻,说你们做梦,另请高明去!

她俩再商量,降到十八万。可还是没人接盘。

“能够十八万卖掉就好了,”她这会儿想,“我和海英各分九万……”

不能再等文斌请朋友来修洗衣机了,饭后二花就开始洗衣裳。大大小小二十几件,得有个地方先浸泡浸泡。洗脸池太小了,洗菜的水槽太油腻。她找来放在卧室床下的一只塑料脚盆。可这也不够大,只能将衣物分批浸泡,每隔半小时换一批,把浸泡过的几件捞进洗脸池去搓洗、过水。

洗着洗着,她哭了,无声无息,只听见眼泪簌簌而下。

儿子还只有九岁那年,她和徐兴荣离了婚,也是因为 he 赌博输钱。那之前他俩咬咬牙拿出积攒多年的钱刚买下一套七十多平米的房子,正打算再积攒一些或者向亲友借一些钱来装修新房。我们的房子! 我的,兴荣的,儿子的,有了我们自己的房子才算真正有了个家。富阳人都是这么想的。一个真正的家,只有在那套房子里。对接下来的装修,她有很多想法,很多很多的憧憬……

可这一切,都让徐兴荣赌博赌没了。

那以后,房价的涨速远远超过了他俩的收入增速。不可能再有钱买房子了。拥有自己的房子的梦,她也不再做了。

而今,又一个赌博输钱的男人,让她连半个酒吧老板也没得做了。

十八岁从村里来到富阳城里讨生活,二十六七年辛苦打拼,什么都没攒下。青春没了,梦想没了,声音变哑,切掉了扁桃腺,打过四次胎,唯一的儿子归了他人徐家。曾经拥有的一切归零。那条红裙子也漂走了,从源口溪漂向了富春江……

昨晚客人都走后,海英说了文斌不少坏话,鼓动她趁机和文斌分手,索性改做白永林的情人,就算是二奶、三奶也强过做文斌女友一百倍。

起先她还沉得住气,不声不响在水槽边慢慢涮洗客人用过的酒杯,甚至还随着海英的劝诱闪现过做了白某情妇会怎样怎样的念头。海英说了又说,越说话越尖刻,终于把她惹急了,狠狠摔了一个刚洗净的杯子。

“你这样说他,还是我闺蜜吗?”

“是你闺蜜才这样说的!”

尤尤很及时地打岔说,“海英姐,幸亏白总没看



► 作者简介

李杭育,男,1957年生,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一级作家,曾获1983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葛川江系列”小说闻名文坛,是我国新时期以来重要文学流派“寻根派”的代表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著有长篇小说《流浪的土地》《故事里面有个兔子》《公猪案》《醒酒屋》,中短篇小说集《最后一个渔佬儿》《红嘴相思鸟》,以及散文和影音读物《江南旧事》《东张西望》《唱片经典》《老杭州》《电影经典》《美国这头公牛》等。

自2008年起,李杭育从事绘画,已多次举办个人画展。

上你。”

“嗯? 你啥意思? 是他把我留给你了?”

“应该是吧。要不然,他要是喜欢上海英姐,我哪里竞争得过他?”

“你欠揍!”海英做了个要打他的样子,却转身问二花,“我记得,你替那渣男还赌债好几回了。”

“有三四回。不过那几回他欠得不多,都是八九千、一万多的。”

“这回搞大了。你还替他还?”

“那怎么办? 眼睁睁看着他……”

“你也不想,你比我还穷……等等,让我说完,你比我穷,就因为你留着那么个混账东西,吃软饭,还赌博输钱。换做我,趁此机会毫不犹豫把那狗东西一脚蹬了!”

“求求你不要这样说文斌。”

“我说他说错啦?”

她低下头,好一阵没吭声。

海英换了话题,问尤尤,“你跟白总熟?”

“不是我跟他熟,是他曾经在我老爸手下做事,所以我晓得他。”

“他现在做啥?”

“听说是做投资。”尤尤又补充说,“我觉得他人不错,起码蛮晓得感恩,虽然自立门户好多年了,每年过年还是一定会来看看我爸,每回都说他的第一桶金是我爸掘给他的。”

泪水混合着汗水迷糊了眼睛,她不经意地拿沾着洗衣液的手臂抹泪,结果让眼睛辣着了,流泪更多,更睁不开眼……

这一下午大盆小盆捞进捞出地忙碌,到傍晚总算全洗完了。

直到这时,二花的脑筋才拐过弯来:洗衣机转动,可它的缸里还是可以浸泡衣裳的。

(原载《江南》2024年第二期)

富春诗船

山水及其他

□ 陈铨

龙门山观瀑

夺山门而出,水在峭壁上重新完成了命名
剪不断的布匹,完成了一袭白色长裙的披垂

这山石,这凹凸有致的肌体若隐若现,苔藓偶冒绿火。这细叶草,阔叶树,微漾的清风缝合了水分子奔腾的喧闹与山野的寂静

黑麂在灌木丛穿行,大杜鹃在树枝上欢快交尾
厚朴、长叶榆、南方红豆杉在高声交谈……短暂的游思,旅人冷不丁与潭中清澈的自己打了一个照面

而我在倾听诗中的蛙鸣,一尾野生小鱼
像一个游动的逗号,在严子陵
与郁达夫之间,作了一个语气的小停顿

夜宿西石湖兼致李平

民宿主人把我们安置在临湖的房子里
像安顿一颗颗还没有羽化入湖的水珠
穿过了尘埃,我们仍然保存着折射诗意的功能
在乡村之夜这宽厚无边的叶片上

阳台伸到水上,凭栏而立,犹如升起了热帆
乘着一湖清凉,我们进入到夜的腹部
鲤鱼还没有入睡,它还在水底打更
不远处,山脊线柔软,山体在微光中融化
夜虫唧唧,在草丛里、树枝上打着招呼
仿佛世界上所有的晚归都是亲人的晚归

我们体内都住着一个打鼓的女孩
在睡梦里也和着诗韵的韵脚。那么枕水而眠吧
暂且搁置与“秋老虎”的连日争吵
我们静静地守着一个湖,湖水悉数收纳了星空
直至勤丰村的天,亮了,你用手机收藏了
西石湖的橘红色太阳,一个在水里,一个在山岗
葱绿的沿湖公路,像一根早起的扁担挑起了什么

露营九仰坪

星空在围绕着九仰坪旋转
黑黢黢的山峰,如同大地收拢的翅膀
夜向着星空传递着人间腾飞的欲望

极目远处,零星的灯火突然跳动
像是被你的目光点燃的菱形空气
山石为你挡风,甘草簌簌摇曳
忽略了词语,路途,乡音
无论你是杭州人,还是外省人
此刻,你都是天地的中心

帐篷打开来,又合上,这光阴的小容器
你就像一枚柔软的构件
铆住了弥漫植物气息的梦境
一旁的红薯藤葡萄挂着
仿佛小型天梯在暗中放平

睡吧,睡吧,亲爱的万物
耐心等待日出,那亿万年也敲不破的紫铜锣
再次把你唤醒

(发表于《绿洲》2024年第1期)

► 作者简介

陈铨,杭州富阳人,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1986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其间开始业余写作并发表作品。著有诗集《暗伤》。

悦读

心灵的猎手——读《我心遗忘的旋律》

□ 陈雨田

我对《我心遗忘的旋律》这本书自带的标签很感兴趣,这个标签就是推理。《我心遗忘的旋律》的故事可能是本格推理,我猜谜面和谜底或许就在封面的这把大提琴上,这在新本格阵营里并不少见,比如国内前几年出版的猫特的本格推理小说《谜案演奏家》,但显然它远不止“推理”这个标签这么简单。亚洲推理小说从江戸川乱步的奇特,到横沟正史的本格,到松本清张的文学性升华,再到新本格时代各种新元素的引入,推理文学的创新已经基本超脱了“术”到“道”的升华,甚至突破了“推理”这一概念的束缚,不再那么像推理小说了。当我读完《我心遗忘的旋律》后,第一个与之联系的作品是东野圭吾的《恶意》。他的叙事结构与传统的推理故事有所不同,作品在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就明确地指出了凶手是谁——凶手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却对犯罪动机闪烁其词。在之后三分之二的篇幅里,犯罪动机成了唯一的悬念。这个诡计紧紧贴人的就是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动机是犯罪的根源,牵扯到了人性。在东野圭吾看来,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有深度,能畅销”的元素,读者可能无法完全体会人性的微妙,但他们会到阴暗面被暴露在阳

光下津津乐道。《我心遗忘的旋律》在这一点上可谓直击要害,同样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既保留了推理文学的核心,同时具有文学的深度。

这部小说的亮点当然不止我说的这些,它的核心诡计和谜面的设计,还有叙事的技巧都不输给任何我读过的推理作品。读完这本书,我从中品味出许多经典优秀作品的光芒,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罗杰疑案》、雷蒙·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等,但是作为我们的本土作品,它带给读者的感受绝对是别具一格,毫无隔阂的,它同样光芒万丈。

这本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的确勉强到了。一个是压力,一个是憧憬。从大学读中文系,到现在在中学里教语文,我必须去寻找和阅读大量的文字,很多时候我就是——一个纯粹的读者,去感受精彩情节带来的心潮澎湃,细腻文字带来的安抚和启迪。我的文学启蒙书是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那时我刚满十八岁,只觉得这小说真好看,那些文字充满了短暂而绚烂的美,神秘超验的事物,凋零和死亡,还有莫名其妙的如春雪一般的淡淡忧伤,读的时候我的情绪完全被作者的叙述拿捏,有时候看到某一页直接就掉眼泪了,泪水印在书页上

► 作者简介 陈雨田,1999年生人,杭州市富阳区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团委副书记,富阳区作家协会理事。